

序

本書的編譯，實由西元二千年開始。當時因得三數近人的《心經》講本，皆用「一切法空」的觀點來講述，且有弟子問言：「既然一切法空，那麼，又提那些四諦、十二因緣、蘊處界等等名相來做甚麼？佛不說這一大堆名相，我們根本就不知道有這些名相，如今說了，又再說它們為無，那豈不多事！」

這一問，實在問得非常嚴肅。筆者相信，實在有許多聽講《心經》的人都有同一疑問，只是不敢提出。

今日流行說《心經》，說時往往只詳釋名言；但其何以為空，則統說之為「無自性空」。因此聽講《心經》的人，其實最宜依此而入認識佛家名相之道，聽過之後，即知何謂蘊、處、界，以至佛家的二智、四智、五智等，是亦不為無益。

然而我國古德所說，實則不只於此。例如窺基《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幽贊》，依經文分三重義理以說；法藏《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略疏》，分「拂外疑」、「顯法體」、「明所離」、「辨所得」、「結嘆勝能」五事而說，皆不以唯詳釋名相為能事，亦不以「無自性空」一句歸結，由是讀者即能知般若之心髓，既能知，即應無以為「豈不多事」之問。

以此之故，筆者即安排許錫恩與劉卓衡，繙譯印度大論師吉祥師子與無垢友的《心經》釋論，當時僅欲為弟子講解此二釋論，令其得明《心經》之所以為「心」，實以其

為成佛之道，非唯名相的堆砌。

當時筆者正忙於整理《入無分別總持經》的校勘，並為此撰文闡述，故於譯事未曾跟進。如是兩年，至西元二千又二年，譯稿交來，其時筆者正在閉關，依四重緣起抉擇，修《吉尊心髓》法，便在關課餘暇披閱譯稿，鈎出疑點，以便出關後整理。

其時，蔣靜筠排日入關房侍關，便着她於暇時譯出阿底峽對無垢友釋論的釋論。阿底峽初入西藏，即依無垢友釋論以說《心經》，事之鄭重可知。

由於與蔣靜筠合作繙譯的緣故，便覺得非將無垢友釋論的譯稿先行勘定不可，否則難以着筆，於是將閉關期延長，每日撥出三小時校定釋稿，並令人將所須參考書及工具書搬入關中，如是一月，釋稿改定，再一月，阿底峽釋論亦已譯出。

於其時，以繙譯校勘之故，般若法味流佈胸臆，對修法大有裨益，乃於關課之餘信筆寫成〈心經頌釋〉，每日六座，座次即寫，於是三日成篇，一字未改。

既出關，邵頌雄索閱諸稿，建議我撰文說明論義，由是即成三文，即今之〈前論〉，及〈般若波羅蜜多與彌勒瑜伽行〉、〈大圓滿見說般若波羅蜜多〉。後二文，分別說《心經》之內義及究竟義。

其後邵頌雄以尚有餘義，因即撰成〈後論〉。這篇文章參考甚多文獻而成，且因之而繙譯了蓮花戒的釋論，可謂用功甚勤。其時他擔任多倫多大學教席，且兼加拿大那爛

陀佛學院 (Nalanda College of Buddhist Studies) 及 Wilfrid Laurier 大學的課程，甚為忙碌，尚能廣閱文獻找出四重緣起的依據，指出龍樹以來，印度諸師皆說四重緣起義，證明此並非自宗一家之言；又能說明瑜伽行古學的觀修即依四重緣起，足見他對此教法，實有夙因。

沈衛榮精通藏文，於是由他對勘漢藏譯本，令讀者由是略知兩系統的繙譯風範，且能由此進一步知梵本流傳的面貌，是當增加本書的價值。

上來所說，即是編譯本書的經過。期間筆者另撰《四重緣起深般若》一書，可以當成是本書的通俗版。

本書既以印度諸大論師的釋論為基礎，是故詮釋《心經》，便與漢土傳統成為不同的體系，這固然跟近人不同，亦與古德之重於外義有所不同。讀者對於本書，當可由此而可窺見印度論師說《心經》的規模。猶有進者，讀者若能由此而明般若波羅蜜多的觀修及其所現證果，則學佛便知門路。

所謂門路，即顯宗學人藉此能知五道之所當為，最少資糧道上亦須觀修，非徒學識一些名相即入佛道。同時藉此而知緣起與空性的關係，佛內自證智境界可施設為空，依智境自顯現之識境則依緣起，此自顯現為識境之智境，即名為如來藏。由是即明二轉及三轉法輪的教法脈絡，藉此奠定資糧道的基礎。

至於密乘學人，於依師授儀軌作觀修時，亦能知生起次第、圓滿次第等法，應依那一重緣起來作抉擇。由抉擇

作觀修、由觀修生決定、由決定起現證，如是修習儀軌始為有益，以更不落於事相邊際故。

今編集本書既成，未免自喜，近十年來以心血灌溉從學者，能得此小成，是亦可謂力不唐捐。若能發揚，則望期諸異日。

波錫社

甲申大雪於圖麟都